

目 录

序.....	(1)
--------	-------

1 畸形的家庭	(1)
2 第一次爱情	(8)
3 一座金山	(16)
4 王莹与蓝苹	(28)
5 名剧《赛金花》	(45)
6 舍命陪君子	(58)
7 救亡演剧二队	(70)
8 李宗仁的贵宾	(80)
9 南洋之行	(93)
10 山河破碎风飘絮	(107)
11 又一位女明星闯入他的生活	(117)
12 山城雷电	(129)
13 一股特殊的势力	(139)
14 “接收大员”	(151)
15 在松花江上	(161)

16	特殊的角色	(170)
17	和孙维世重逢	(180)
18	舞台内外	(194)
19	盛大的婚礼	(202)
20	失误与悔恨	(218)
21	“紧箍咒”下的生活	(229)
22	中国话剧皇帝	(239)
23	复活	(251)
24	锒铛入狱	(262)
25	孙维世失踪	(275)
26	江青和叶群两条毒藤	(285)
27	寻寻觅觅	(299)
28	最后一刻	(307)
	金山大事年表	(318)

一 畸形的家庭

上海。外滩。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华喧闹的街市。

洋装洋服的阔佬，得意地坐着1933年最流行的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气喘吁吁的三轮车工人拉着顾客，拚命地蹬踏，车轮在缓缓地滚动……

衣着华丽的太太小姐进出商场、洋行的大门；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混迹在人群中乞讨……

一阵阵调情的浪笑，混含着一声声痛苦的呻吟……这一切，如此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独特的风情。紧靠着外滩的黄浦江，停泊着各种货轮，飘扬着五光十色的旗帜；这些货轮的夹缝中，还插进新的旧的、大大小小的木船。江边的码头上堆放着洋货以及各种包装破旧的土产杂物。在一个露天货场上，一群苦力正吆喝着，攀登天桥……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寒风呼号，可这些苦力依然个个汗流浹背。在这一群粗壮黝黑的劳动者当中，非常显眼地夹杂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高挑的身材，面色白皙，眉清目秀，浓密的眉宇下，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唯有脸庞上那不断流淌

的汗珠，告诉人们，这活儿显然使他十分劳累。

“喂，悠着点！不要为了这两个苦力钱，把小命都给搭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用一只粗糙的大手，友善地拍了拍这青年人的肩膀，诚恳地说：“看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吧？”

这青年叫赵默，字缄可，他本来是苏州一个富商的儿子。中国有句俗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赵家祖辈原是居住在湖南沅陵，后来父亲赵锦文在江浙一带从事蚕茧生意，很快发迹起来，便在苏州三多桥下买了一所房产，全家才搬到这山明水秀的苏州定居。赵家在苏州城里虽然还不能说是数一数二的显赫大户，但也是颇为人们钦慕的殷富之家。高墙大院，假山花园，层层套院，曲径回廊，这座按照苏州园林风格建造的庭宅，结构严谨，明丽典雅。

赵家共有三男一女，大儿子赵慰先，女儿赵含英，二儿子赵班斧，赵默是这所宅院中最小的一个儿子。他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同年降生，因辛亥革命未曾触及中国社会的根基，清帝虽然退位，但随之而起的却是军阀混战，兵连祸结，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对于赵默来说，时代之外，更有一场家庭的恶运，即他出世刚刚两月，父亲便暴病身亡。父亲的骤然离去，宛如晴天霹雳，使这高墙大院就象倒掉了栋梁大柱一样，岌岌可危。这时节，总理这所大院的一位姓朱的大管家趁虚而入。这是个为人精明狡诈、颇善谋算的人物，乘赵家危难之机，运筹帷幄，渐渐地讨得了寡居的女主人的欢心，进而成了赵默的继父。奴仆一旦变成了主人，很快便露出了他贪婪的本性。他颐指气使，得寸进尺，不仅和女主人同床共枕，而且又

同时霸占了她的女儿，搞出了一个私生子。

在这畸形的家庭里，赵默虽然名义上是三多桥这富有人家的小少爷，但实际上他从小就是在屈辱和痛苦中生活。这种特殊的处境造就了他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当赵默渐渐地谙懂世事，知道家里的内幕，使他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的丑恶。他憎恨这个管家，在他的心目中，他根本不是什么继父，而是一只恶狼。言为心声，心中的憎恨难免不流于言表。渐渐地，由言语的不尊敬逐步演化成行为上的磨擦。这磨擦愈演愈烈，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了。这郁积的火山，终于在一次口角中爆发了！赵默和继父你一言我一语，刀来剑往，越吵越凶。一向忍气吞声、善良软弱的妈妈一见这情景，赶忙相劝：“别吵了，怎么他也是你的父亲……”

“不，他不是我父亲，我没有他这种父亲！”

“啪”地一下，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了赵默的脸庞上，细嫩的皮肤留下了几道鲜明的指印，接着，血也顺着嘴角渗流了出来……

赵默没有哀求，也没有哭泣，只是用一双愤怒的眼睛久久地逼视着他。慢慢地，他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当他运足力气，咬着牙齿，正准备再扑过去的时候，他妈妈哭着抱住了他。怯弱的妈妈唯恐这样会遭致更严厉的毒打。封建的家庭，只教会了她忍受和流泪，她抚摸着儿子的脸颊，除了心痛地哭，只是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你什么也别说了，别再惹他生气！”

这一巴掌，把这表面的父子关系也打断了，从此，赵默和继父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

赵默这个富家子弟，就这样被富家抛弃了。富贵远离了他，他唯有和贫因为伍。辍学、挨饿、流浪街头……生活将他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他喜欢看戏，但两袋空空，一文不名，没办法，只好想法看“蹭戏”。这方面，他聪明的才智又帮了他的大忙，使他不花钱买票，竟也能经常出入戏院。

看戏，是赵默生活中的唯一快乐，也是他与艺术终生结缘的起点。他生性聪颖，每次看过戏后，他总能维妙维肖地模仿表演。稍微长大些，他便开始在苏州打短工，独立谋生。劳动是相当辛苦的，收入也极为微薄，但他却从独立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由于赵默能言善辩，头脑清晰，慢慢地成了一班青年人的领袖，组织他们玩耍，并自编自导一些幕表戏，即兴取乐。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只向大伙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然后他就和同伙各自临场发挥，边凑台词，边进行表演。在这时，赵默的表演总是最为出色，经常获得同伙的夸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结识了一个演文明戏的戏班子，他跟随着他们四乡流动演出，给人家搬运道具、布景，偶尔也帮着人家在景片上涂画几笔。谁会想到，这些野台子似的戏剧生活，竟成了孕育伟大戏剧家的摇篮！

1928年，十七岁的赵默毅然离开了苏州，只身闯到了光怪陆离的上海。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很多年青人都怀着各种希冀来到这里，谋求生存，寻找出路。这时候，赵默的大哥、二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都已成了有点权势的处级警官，他姐姐也嫁给了国民党要员潘公弼，随之来到了上海。此刻，赵默若是依附他们，讨个一官半职，凭他那聪敏才智，在宦海中步步高升，恐怕并不费力。但是赵默没有这样做，他不想依赖

他们，而决心自己闯出一条奋发的道路来。

可是，赵默的运气不佳，他几经挣扎，仍是到处碰壁。这期间，他被招去当兵，但因顶撞团长而逃离兵营；他曾流落到一个寺庙，请求当和尚未被收留；他还在一所私人经营的农桑林木场当过农工；农场倒闭后，他在一家小报馆里当过校对；有时还得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四处流浪的生涯，使他尝尽了社会的冷酷，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对艺术的酷爱。做工之余，他坚持学画、学诗、学戏。他苦苦地追求着，奋斗着……这期间，他演过文明戏，他崇拜麒派京剧大师周信芳，进过京戏票房串演过麒派京剧……他象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艺术的营养。

几年东奔西跑的闯荡生活，使他认识了大千世界，学会了种种谋生手段，同时也交下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下到拉车的、理发的、卖苦力的，上至上海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乃至赫赫威名的青红帮头杜月笙，他都与之来往交游，有的还结成了密友。青红帮的祖师爷杜月笙更是对他宠信交加，收他为弟子。

生活上的起伏跌宕，使赵默织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后来他利用这些关系网，纵横驰骋，为我党做了许多特殊的工作。

上海这复杂的社会，赵默复杂的家庭关系，造就了他复杂而独特的生活经历。由于他在撞闯生涯中更多接触的还是些穷朋友和革命者，所以这位饱经磨难、思想活跃的青年，很快便投身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1931年夏，赵默考入了上海税警警官学校。在这里，结识了一名姓吴的同学，他

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从这位同学的言论和行动中得到许多教益，成为知己。这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吞东三省，亡国的命运威胁着四亿五千万同胞，抗战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上海各界纷纷支援，税警学校师生要去慰劳，但学校当局不准，于是酿成了一次学潮，领导人就是赵默的这位挚友。他遭到了学校开除而离开了学校，不久，又被捕入狱了。这位同学原是上海反帝大同盟成员，上海反帝同盟正对他进行多方营救，赵默很快也投入了营救工作。在营救的日子里，赵默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心口不一；这里，人相互关心，赤诚以待。他隐约感到这里有一种共同的信仰维系着，于是，他请求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从此，他这条在上海滩漂流的孤帆，终于停靠在革命的岸上，就在这年的年底，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马列主义的信仰，为他点燃了理想的火炬，使他看到了未来，获得了新生。本来就生气勃勃的赵默，变得更加精力充沛，更加龙腾虎跃。他在组织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奔忙，曾在《远东日报》作过编辑，曾到街头做过社会宣传，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到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戏剧活动……生活虽然艰苦，但赵默神采焕发，在外滩、在码头、在里弄，几乎到处都可见到赵默那轻盈矫健的身影。

赵默为人慷慨、热情，工人们都很喜欢跟他接近，他也经常利用工余时间为工人们演演唱唱，以解除大家的疲劳。一次，他正在一座仓库房旁边和工人们一起表演着他的习作《劳

动》时，大伙正看得入神，突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跑了过来。这女子衣着虽然并不华丽，但一双流盼的大眼睛却楚楚动人，加上她那苗条的身段，丰腴的胸膛，颇有几分风韵。她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地叫喊：“赵默！赵默……”

赵默闻声停止了表演，待他看清了来人的面貌时，他的脸不由得腾地泛起了一阵绯红……

二 第一次爱情

这位女子叫易果岭，也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性。她喜欢演戏，也是一位业余青年演员，赵默就是在一次业余演出中同她相识的。两个苦果，一根苦藤，相同的爱好和命运把他们纠结在一起，产生了感情，一道共同生活了。这是赵默最初萌发的爱情，也是他在苦难生涯中的感情安慰。

赵默一见是小易来找他，连忙把衣服一披，迎了过去：

“小易，有事吗？”

“家里来客人了，在等你！”小易忽闪着那双大眼睛，把声音压得很低。

赵默抱歉地向诸位工友拱手一揖，便随着小易返回了他们的家。这个所谓的家，只是一家小理发店上的一室阴暗矮小的亭子间，房间窄小，除了一张木床和一张桌子外，就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了。赵默唯一的一只手提箱塞在了床底下，而书籍报纸只能散乱地堆放在桌角和床边。

当赵默和易果岭顺着陡峭的楼梯爬进亭子间时，一位清秀的书生正坐在他的床边看书。赵默认出了这个年轻人叫于伶，上次在一家酒吧间里，组织上曾给他们作过介绍，现今调到剧

联负责组织工作，担任与党员、盟员的联络。

赵默一见于伶，喜出望外，他一边叫着一边热情地迎过去，“于伶，你等了半天了吧？”

于伶听他大声嚷嚷，便微笑地把手指放到唇边，向他轻声地嘘了一下。赵默见他这种举动，知道准有组织上的指示，于是他示意小易坐到楼梯处去，为他们放哨望风。

于伶此来，向赵默传达了一项指示，即蓝衣剧社派他到市郊淞沪铁路机械厂开展演剧活动。这个蓝衣剧社与国民党那个特务组织“蓝衣社”毫无关系，这是剧联党组织所领导的一个秘密团体，专门在工人中进行戏剧宣传。因为工人大多身穿蓝色衣服，故名蓝衣剧社，赵默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赵默听了于伶传达的任务，高兴得霍地站了起来，急不可待地问：“什么时候出发？”

“这两天你先安排整理一下，后天晚上乘郊区火车走，我们通知那里的党组织，他们会派人到火车站接你，来人手里提着马灯……”于伶望着激动的赵默，连忙又补充了一句：“这次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人地两生，环境也很艰苦……”

赵默收拢了笑容，神情严肃得象戏剧中的宣誓：“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送走了于伶，赵默还久久地沉浸在兴奋之中。他是个闲不住、一见到工作就想拼命的人。但前一段，因一桩事故却害得他很久没能参加演戏活动。那是他组织了一个绿波剧团在宁波会馆演出，结果因收入不佳，付不出场租，人家把业余剧团仅有的一点灯光器材、道具、幕布都全部扣留了，现今还到处在

追索赵默还债。因此，他不但不能公开露面演戏，就连家庭住处也得不断迁移。有时晚上不敢回家，只能躲到外滩公园，长椅当床，在那里睡觉过夜。但如遇到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红头阿三”，连这长椅也不让安睡，只好到马路上来回踱步，以待天明。如今，党组织派他去郊区，独挡一面，这样他又可以从事心爱的戏剧工作了！他想到这里，一种抑制不住的狂喜，激荡在他的心胸，他兴奋地张开双臂迎向正从楼梯进屋来的小易。

小易进得屋来，并没有扑入赵默的怀中，回报他的热情的却是紧锁双眉，用手推开了他的双臂。

“又怎么了？”赵默见小易撅着嘴，满脸的不高兴，不禁心头一怔。

“你可倒好，一甩手走了，家里一个钱也没有，让我吃啥？穿啥？刚才房东太太把我叫了去，催缴房租，咱们已经欠人家三个月了！”

一提到钱，伶牙俐口的赵默只能缄默了，刚才的满心兴奋也随之烟消云散。他走到床边，从枕头下抽出一个纸袋，这是于伶刚才捎来的，是党组织给他的生活费，他全部掏出来递给了小易。

小易接过来，数了数：“就这几个钱管什么用？”

赵默抚摸着她的双手，温情地说：“房租钱，我去找房东太太请她再宽容一下，这几块钱你留着，买点吃的吧！”

赵默出走那天，是一个寒冷的雨夜，风夹着雨吹进车厢来，使人瑟瑟发抖。赵默穿着他那件仅有的西装大衣，来到了吴淞口附近的小车站，稀稀落落的旅客很快就走没了，只见电

线杆下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手里提着马灯仍站在那里。赵默判断，这准是组织上派来迎接自己的人。几句寒暄交谈，知道这位就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的教员。他们虽是刚刚相识，但很快便熟得象老朋友一样亲热起来，他们合披着一件雨衣，边说边走进了子弟学校。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赵默要以这个学校为据点，开展演剧活动，然后把工作从学校扩展到邻近的铁路机械厂。在学校，他被尊称为戏剧专家，说是那位接站教员的少年同学，这次是学校剧团特意邀请他来排戏，以扩大学校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后，演出开始了，地点是在铁路机械厂的一块空地上。演出的名义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游艺会，可观众大多是机械厂的职工和眷属。这时虽说是寒气逼人，但空地上竟坐得人山人海。

演出的戏叫《一致》，这是田汉编写的，描写被压迫的奴隶们勇敢起来推翻独裁统治的故事。当戏最后演到奴隶由呻吟变成了吼叫，由一般的吼叫又变为怒吼，终于挣脱了镣铐，冲上宝座把压迫他们的奴隶主拖下来揍死，踩在脚下……在这一阵阵胜利的怒吼声中，脚光变成了血红色。这时，雷一样的掌声从台下送上来，大幕在暴风骤雨似的喝彩声中闭落。闭幕以后，由于演员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依旧在幕后继续不断地怒吼，台下的观众也用口哨和怪声叫好，和后台的吼声相呼应，这样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观众才满意地散去。

初战大捷，使演员和教员们都十分兴奋。第一次正式给别人导戏的赵默也被这胜利的喜悦所激动。不久，他一鼓作气，连着几个通宵，创作了一个名叫《爆炸》的独幕剧。

第二次游艺会开始了。组织上很重视这次演出，特意派一位同志来检查工作，又介绍一位国际工运的外国朋友来视察，当然他们都不能公开，只能在开幕以前偷偷地混进观众中，而在散戏后再悄悄迅速离去。

《爆炸》这戏的故事很简单，是说老夫妇俩，男的是锅炉工，儿子死于公伤，媳妇重病在床，一家三口难以生活，男的借酒浇愁，常打老婆；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厂长不允许。一天，锅炉因年久失修而爆炸，婆媳均死难，丈夫觉醒了，跟着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

这戏演到后台发出一声巨响，工厂的锅炉爆炸时，观众的情绪进入了高潮。台上房倒屋塌，人群惨叫，媳妇被震倒，抱住婆婆作临死的挣扎，负伤的婆婆最后也在呻吟中死去。丈夫站在台中央呆望着死去的妻子和儿媳妇，化悲痛为愤怒，他对台下嘶声呼叫：“弟兄们！这种日子怎么过下去呀！……”这时，那位共产党员工人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大家跟厂长资本家算帐去。此刻全台的工人一齐涌向台口，向观众大叫：

“算帐去呀！”……脚灯刹时变成红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雄浑的《国际歌》声从后台唱了起来，台上的工人随着《国际歌》的节拍，抬起这两具死尸走向后台……幕徐徐闭落，压抑的台下工人这时如火山爆发一样，响起了“打倒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好似轰雷阵阵。

演出的再度成功，使赵默他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夜已经很深了，赵默依旧独自躺在床上，自我陶醉在演出胜利的场景中……突然，外面“咣咣咣”地响起来，似乎有人在敲打玻

璃窗。

赵默翻身起来，把电灯照向窗外，认出窗外站着的是替他们搭台的一位老师傅，他的神情很紧张，指着电灯一个劲儿地向赵默摇手。这一瞬间警觉回到了赵默的脑海，他立刻关闭电灯，迅速地打开了窗户。老师傅紧张得说话已断断续续：“快点走，马上走……不要到车站去……快！”

几句话说完，他就转身不见了。赵默陡地紧张起来，他深信老师傅的消息，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摸黑进了教员同志的屋内，叫醒他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决定赵默马上转移，如果敌特来搜捕，就把责任全推到赵默一个人身上。

就这样，同志们在黑夜中，偷偷地把赵默送出了窗门，他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赵默沿着铁路线，象个亡命者似的向着上海闸北方向急步而去。

赵默一路风餐露宿，硬是徒步走回了上海。他到家不久，于伶紧跟着就找来了，告知他一个紧急的情况：“学校那三位同志已经被捕了，现在敌人还在搜查，你得赶快搬家转移！”

这时，正巧小易从外面回来，她一脚踏进门里，一脚仍在门外，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搬家？哼！……”

“怎么了？”于伶望着小易这副神情，颇有点大惑不解，他转过头去望望赵默，只见他也面有难色：“欠着房东几个月的租钱，不还清，能放我们走吗。”

“那，那怎么办呢？”于伶用手搔着头发，象是回答又象是思虑：“这里肯定是不能再呆了，很危险的。这样吧，我回去向朋友们报告一下，请大家想办法帮你凑些钱，还清房租。”

赵默伸手拦住了他：“得了，咱们几位朋友的老底我还不清楚，谁会有富余钱呀？不必麻烦大家，我自己来想办法！”

“哼，你有什么办法？再去借钱？告诉你，现在连借钱都没人借给你了！”

小易今天这是怎么啦？怎么说话总是横着出来？于伶看着气恼的小易，转而又瞅瞅赵默。赵默并没有生气，他见于伶用目光盯视着他，便站起来冲于伶笑了笑：“放心吧，我来个金蝉脱壳！”

黄昏时分，赵默衣装整齐地来到了楼下的理发店，大模大样地往靠椅上一坐，催促着理发员：“今天能快点给我理吗？我晚上要去赴宴。”

“赴宴？好事呀！您坐好，我保证给您理得又快又让您满意。”因为每天出出进进，理发员都成了老熟人，所以他们一边谈笑，一边就动手理了起来。

当赵默在下面稳坐泰山，谈笑风生之时，小易在楼上亭子间正在紧张地收拾东西，她拣了些要紧的衣物捆成了一包，用一根长绳从窗子后面垂吊了下去，然后她象作戏一样，故作从容地扭动着腰肢从楼上慢慢地走了下来。此刻，预先雇好的黄包车正等在弄堂口，待小易提着包袱一出弄口，黄包车就飞快地溜走了。

这时，赵默的头发也理好了，他摸了摸梳拢的光光的亮发，冲理发员感谢地点了点头，然后便大摇大摆、洋洋得意地离开了理发店，喝他们的“喜酒”去了。亭子间里留下破旧的被褥和一些旧的日用品，权作抵偿那位胖房东的租费了。

待赵默三步两脚，急急忙忙赶到外滩时，小易正怀抱着包

袱在茫然四顾。赵默连忙迎了过去，想把她手中的包袱接过来，谁知她突然将包袱使劲地摔在旁边的长椅上，接着往长椅上一趴，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赵默非常清楚小易此时此刻的心理，她是在担心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他好言劝慰了半天，可小易不仅没有停止啜泣，反倒越哭越伤心起来。她一只手抚着长椅，抬头用泪眼盯住赵默，目光似乎在问他：今夜难道又是长椅当床，在这上面过夜？……

难道我赵默愿意这样吗？还不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的犟脾气上来了。就在这天晚上，他和小易大大地吵了一架。不久，这对情侣就因为贫困而分手了。赵默和易果岭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不长，可以说是来去匆匆，但不管怎么样，这毕竟是赵默的第一次爱情。

小易悄悄地离去了，对此赵默并没有责怪她，因为赵默清楚，要责怪，只能怪自己贫穷，是贫穷迫使小易无法忍受而出走的，小易又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能强求她为革命而献身。但是遗憾的是，据说小易后来的生活从没有因此而改观，她流落到湖北的一个县城里，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而讨厌的贫穷却一直追随着她。当然，赵默也并没有能够很快摆脱穷困，同小易离异之后，他更加专心致志地靠拢了艺术，在浩如烟海的艺术世界里开始了他崭新的航行、奋进！